

杜思陀也夫斯基的作家日記

張伯權譯

寫在前面的話：看不見的眼淚

想要認識杜思陀也夫斯基這個人的思想與情感，最根本的作品應該是他的「作家日記」。

這位全身充滿人性弱點的聖者，曾經說過一句話，「人必須生長於那玉蜀黍和樹木生長的土地上」，或許可以拿來詮釋他這個人的一切。

「作家日記」免不了具有相當的自傳性質，就此意義而言，它與托爾斯泰的「懺悔錄」，歌德的自傳「詩與真實」相近，但也可以說是最無自傳成份的。作者的「我」，大半的時間都羞赧地躲在那勢如洶湧波濤的敘述之後，除非論議到了一個重要的論題，而這題目具有普遍的意義時，才稍稍露出個臉來。但即使這時候所強調的，也不是「我」，而是「你」，是每個人都會有的東西。

，指向着現代社會的每一層面。

杜思陀也夫斯基恍如一座矗立的高峯，峯巔永遠伸向無窮的天穹，而以諒解、博大的胸懷，俯身探測人類那顆無時不在顫悸的心——它充滿掙扎、罪咎與風暴；痛苦而又難以解說；雖然含着無比的熱情，但在內心却流着看不見的眼淚。

對於那些遭受生命悲劇所擊碎的，「無助而又無望」的人，杜思陀也夫斯基永遠毫無遲疑地伸出他的援手；對於那些被壓迫的馴良的人，他隨時準備給予比血還濃的兄弟之情。

杜思陀也夫斯基像先知一樣，以他靈魂中的智慧，教導人類如何生活，如何去愛，甚至如何受苦。

杜氏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，已是五十三歲的人，他一共活了六十一年，日記也就寫到他逝去的那一年。我是拿着翻譯鄔納穆諾的「生命的悲劇意識」的心情與態度，來譯介「作家日記」的。我想，每一個接觸過杜思陀也夫斯基的人，都會爲他那股凜然充塞天地之間的愛心所感動，這是一般人最先接近杜氏的地方。但是我有一個感觸一直擱在心上，久久放不下，現在倒是有了機會。

曾經，一個熱情敏感，有理想的年輕人對我說：「我無法只愛一個人，我要愛全世界的人。」這話並非完全不對，但細想實在是一個道德危機的起點，容易導致一種幻覺式的情感：能够愛着那看不見、抽象的全體人類，却無法去愛一個就在自己身旁，實在的個人。這是多麼虛幻，多麼殘酷的情感！人，只有自以爲是的「熱情」與「真摯」是不夠的。